山海中的青春詩歌

第二屆兩岸青年詩歌創作座談會

主辦單位:《創世紀》詩雜誌、東華大學華文系

協辦:紀州庵、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詩刊》

時 間:06月09日星期二

地 點:國立東華大學人社一館

時間	活動內容	同仁與嘉賓
09:30~09:50	開幕致詞	創世紀詩社:辛牧、古月、落蒂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主任:須文蔚 《詩刊》常務副主編:商震
09:50~11:30	詩人朗誦會	中國大陸詩人: 徐現彬、商震、黃玉華、熊焱、霍俊明、馮娜、沈浩波
		花蓮詩人: 陳黎、須文蔚、張寶云、林育德、陳昱文、 羅于婷、羅士庭、以力、宋尚緯、木瑕、宋玉文
11:30~12:00	閉幕	主持人:張寶云

《創世紀》出席詩人簡介

落蒂

本名楊顯榮,臺灣嘉義人,1944年生,著有詩集《煙雲》、《春之彌陀寺》、《中英對照落蒂短詩選》、《詩的旅行》;散文集《愛之夢》、《追火車的甘蔗囝仔》等。曾獲「中華民國新詩學會優秀青年詩人獎」、「詩運獎」、「詩教獎」、「中國文藝協會文學評論獎章」。目前擔任創世紀詩社社長。

古月

本名胡玉衡,生於 1943 年,籍貫湖南衡山縣。畢業於協同會聖經書院,曾任職中原大學敎務處,現已退休。爲葡萄園/創世紀詩社詩人,丈夫爲畫家李錫奇,有"藝文界孟嘗君"之稱。第一本詩集《追隨太陽步伐的人》,封面正是丈夫李錫奇所畫。也寫歌詞,如王海玲唱的「巴黎機場」片尾曲「我心似清泉」;還有甄妮唱的「喚山山不來」、「待月草」;劉藍溪「守住一窗雨」、施孝榮「搖櫓的人」等。出版了《追隨太陽步伐的人》詩集,《月之祭》絹印新詩,原著版畫輯(與丈夫李錫奇合作)、《我愛》新詩集,詩集《探月》在大陸出版爲《浮生》、《誘惑者》當代藝術家側寫散文集等書。作品曾獲中國新詩學會優秀青年詩人獎。

<u>辛牧</u>

1943 年生,臺灣宜蘭人。曾獲「全國優秀青年詩人獎」、「文藝協會文藝獎章詩創作獎」、「臺北市捷運公車徵文新詩首獎」。已出版詩集有《散落的樹羽》、《辛牧詩選》、《辛牧短詩選》〈中英對照〉。目前擔任《創世紀》詩雜誌總編輯。

中國大陸詩人詩作聯展

商震

1960 年生於遼寧省營口市。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學習寫詩至今。出版有詩集《大漠孤煙》《寫給上帝的白皮書》等。曾任《人民文學》副主編,現爲《詩刊》常務副主編。

〈通天河〉

一直向東 通天河堅守幾千年的信條

白雲主動加入流水 動物的聲音、植物的氣息、石頭的棱角 還有許多事物的夢 都在持續加入 曲折、跌宕、萬里之遙 河水負重越大 跑得越快

被改過幾個名字 沒有改過身份 被多次攔截 仍然闖關奪隘

到達大海 河水才會安靜 匯入海水 通天河才隱姓埋名

我在河邊東望 給河水又增加了一些重量 我的影子和隱秘被它帶走 有些水經過了我的額頭

〈在永濟王官峪〉

這是司空圖寫《詩品》的地方 也是他絕食守節而死的地方

兩側的山不是很高,植被繁密 一條小溪清可照人,緩緩地流淌 山谷裡只有鳥鳴沒有人聲 這裡與紅塵有一天的距離 自由自在卻隨處都是

我在山腳下 撿了一塊沾著泥土的石頭 放到溪水裡輕輕一涮 就露出石頭清晰的紋理 哦,水清才能瞬間洗淨污泥

這塊石頭 我帶回家放到書架上 與《詩品》並排

我看著這塊石頭,思忖 理論家喝了乾淨的水 文章裡就會有清澈的營養 王官峪的溪水走出山谷 就匯入混雜的人聲 理論家若喝了混雜的水 文章裡難觅會有他人的噪音 我甚至想,我撿的那塊石頭 若在山外洗 也一定洗不乾淨

藍野

原名徐現彬,山東莒縣人。出版過詩集《回音書》(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2005年卷)。曾獲《詩歌月刊》"全國十佳青年詩歌編輯"獎、首屆泰山文藝獎、《詩選刊》第三屆"中國最佳詩歌編輯獎"、華文青年詩人獎、《青年文學》年度詩歌獎、中國作家出版集團優秀編輯獎。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詩刊》編輯。

〈涉 江〉

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

一一屈原《涉江》

未來之前,我已熟識這片江水 幾千年了,很多人用文字描述過她。 和這湯湯河水一樣,那些詩文裡 湧流著骨頭和鬼魂,深藏著愛 深藏著難以計數的秘密

爲什麼此刻這具肉身掙扎著,要去 另一邊,遠眺著的灰色河岸? 走下河堤的臺階,有一個瞬間 我覺得魂魄早已離身 難道在河流的另一側,有一個放歌的我? 在河流的這邊,這沉重的軀殼 趔趔趄趄,想要飛躍,想要起舞 卻終是垂首走著

渡江,渡江 沒有人指給我這條河的流向 我分不清,這條河是東西橫著 還是南北豎著 分不清這裡是江南江北,還是江東江西 一一是彼岸就該尋覓?

馬達轟響,大河被上下分割 也許,我和流水就該有此刻的樣子 就該仰頭向天,懷抱白雲 懷抱一句讀不出來的詩,渡過去。

我渡過去,還是乘了下一班輪渡 回到出發的碼頭,從盛開後的桃花林 回到了墨綠色的香樟樹

渡過來,渡過去 太陽懸在江上。我繃緊了跳躍的心 短短的 20 分鐘去路,20 分鐘歸程 似乎經過了人世所有的道路

這一生,也無非就是這樣 渡過來,渡過去 大概前世,早已用盡了逆流而上的氣力

大概前世,他跳下江去 重生的,不過是他不敢投水的 懦弱的那一部分自己

〈雁蕩山〉

山勢起伏,不過是波浪一樣在悠遠的時間箭矢上暫時凝固了。 流水跳躍,是呆坐久了的山神 無聊中的奏鳴曲。 山與水的演奏,徐霞客之後的僞旅行家 沒有哪一位駐足靜聽 只有這端坐的巨石,凝了心神,豎了耳朵

山水秀麗,卻也時時讓你 面對一面又一面絕壁。 隨繩索蕩過懸崖的人 已經解決了人類自身飛翔的問題 而我們,絕壁在前 只得沿山谷轉著 去發現那個碰壁的影子

仰頭看山峰切削出來的天空 高遠明亮的天空如一面面鏡子 它倒映著世間之大 也同時蔑視著躲在峽谷裡的那個渺小的自我

但看客中自有廣闊之人 他們不會蕩崖,卻有著飛升的雄心 早已高高在上 將雁蕩山當作一座小小的盆景,把玩不已

扶桑

女,1970年10月生。河南信陽人。主治醫師。獲《人民文學》新浪潮詩歌獎、《詩歌報月刊》全國愛情詩大獎賽一等獎、"三月三"詩會獎、滇池文學獎,入圍2010年華語傳媒大獎年度詩人提名。部分詩歌被翻譯成英文、日文、韓文等國文字。著有詩集《愛情詩篇》、《扶桑詩選》。

〈軟 弱

人之中我愛那軟弱的 他們的心佝僂著 一個被救的希望,像攥緊一塊 灰塵很厚的舊布 我的痛楚認出——這些族人

那些闊步而來昂首而去的 離我很遠一一 他們是懸的高高的發光體 不需要我的手 這微小、可疑的溫暖

〈我的生命〉

啊,更響 更緊了!歲月的鏗鏘。一再 提速的鐵動

你不再年輕一一白髮 在鏡中閃耀。這冷下來的 灰,並不意味著懂得更多

生命像一節孤零零被遺棄的車廂,停在 某個久已廢用的小站 帶著它全部的空洞,在每一扇窗前張望

〈記夢〉

我夢見一個奇異的名字,薄丘伽什這是誰,爲什麼進入我的夢?我夢見一個陌生的禿頂男子,引我行走在異國的街道,那似乎是德意志的初冬。他從黑大衣的口袋遞給我一本薄薄的半舊詩集那雪的詩行我多想展讀、多想銘記一一這時我醒了,書名和作者都已遺忘

〈海棠花〉

蘇堤上 兩樹海棠花緊挨在一起 一樹白。一樹紅。

我想起我和我的女友

我是紅色的 然而有時開白色花 我的女友是白色的 然而她對著我開紅色花

熊焱

1980 年 10 月生於貴州甕安, 2004 年畢業于四川大學哲學系。曾參加第 23 屆青春詩會,全國第七屆青創會。曾獲第六屆華文青年詩人獎、首屆四川十大青年詩人獎、尹珍詩歌獎、《詩潮》"最受讀者喜愛的詩歌"獎等各種獎勵。出版有詩集《愛無盡》《閃電的回音》。現居成都。

〈當天使就要來到人間〉

一一寫給我即將出生的孩子

我知道你沒有翅膀。但我相信 你就是上天派來的天使 你就是這人世留給我的最動人的光

我正一天天地板著指頭數日子 我一天天的幸福和喜悦,就像芽孢迎著雨露 一點點地長。就像花蕊迎著春風 一縷縷地瀉出它的香

我常常撫摸你母親受孕的小腹 在那人間最溫暖的花園裡,你側身,蹬腿 好奇地探尋著隧道幽深的秘密 每一次輕輕的胎動 都是閃電明亮的回音 是我和你母親的愛,穿越了千山萬水 提煉出的最甜的蜜

每晚睡前我都要為你朗誦古詩 那些詞語中的彩虹、句子裡的鳥鳴 那些平仄和韻腳中起伏的雲朵與晴空 都是迎接你的路 迎接你來到人間時啼哭的意境

這是初秋的夜晚,大約還有四十天你就來到了人間。你的母親斜躺在沙發上一針一針,爲你縫織過冬的毛衣她臉上的安詳,是一汪湖水推遠了風的蕩漾在另一邊的儲物櫃裡,爲你備好的衣帽、奶粉、尿片……

也在翹盼你的到來。我們的心 是一朵跳躍的燭焰 融化的蠟,又軟又燙

夜深了,我來到陽臺仰望夜空 那些明朗的星辰裡,一定有一顆 是你來到人間時捎來的消息 遠處燈火輝煌,這紛繁的塵世 就是一場浩大的煉獄 而你的到來,唯有你的到來 將讓我寬恕這世界曾經帶給我的所有傷害

〈給女兒〉

我敎你:爲人要誠實

可我,卻一次次地滿嘴謊言

我教你:對感情要忠貞不渝

可我,卻偷偷地愛過你母親之外的女人

我教你:要挺立骨頭和腰杆

可我,卻在權與力的面前夾著尾巴做人

我教你:要做一個守法的公民

可我,今天卻在橋頭下開車逆行了一回

·····多麼遺憾啊,命運選擇了一個這樣的男人做你的父親。命運給了你的父親清風明月的心口

卻又給了他泥沙俱下的熱淚

在你面前,我是啓明的晨星推開黎明的門縫 我是涵容的大海擁抱奔騰的江水

但你不知道[,]有時我的體內會響起霍霍的磨刀聲 有時我的心中會閃過猛虎的利爪、鱷魚的大嘴

你也不知道,有時我的肉中長出了倒刺和荆棘有時我的汗水中泛起了泡沫和污穢

上天把你送到我的身邊,我就不枉此生哪怕我辜負了父親這個溫暖的名字 辜負了命運賜給我作為一個父親的大好光陰

霍俊明

河北豐潤人,詩人批評家,文學博士後。任職于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中國現代文學館首屆客座研究員、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著有專著《尷尬的一代:中國 70 後先鋒詩歌》《變動、修辭與想像:當代新詩史寫作問題研究》《無能的右手》《新世紀詩歌精神考察》《從"廣場"到"地方"》(上下册)等。著有詩集《一個人的和聲》《批評家的詩》《京郊的花格外衣》。主編《詩壇的引渡者》《中國百年新詩大典》《青春詩會三十年詩選》《中國詩歌精選》等。曾獲"詩探索"理論與批評獎、首屆揚子江詩學獎、《南方文壇》年度論文獎、第九屆"滇池"文學獎、《星星》年度最佳批評家、《詩選刊》年度詩評家、"後天"雙年評論獎、首屆德令哈海子青年詩歌獎、首屆劉章詩歌獎(評論獎)等。

〈熱愛那些失眠的人吧〉

熱愛那些失眠的人吧 即使我們相互陌生,可是 我們卻在同一個城市。北方 沒有雪,也還是冬天。

失眠的人起來,開始跳傘 落到這個城市的西南去 那裡曾有一個紅色的防雨棚 歲月使它突然變形 變形的還有黑夜裡瞪大的瞳仁

瞪得再大也沒有用 失眠的人必須學會在夜裡走路 走累了,就跳到樓頂上去 摸摸星星的童年 揉揉自己的腳踝

接著,你就降落下來 速度取決於你 是在做夢 還是繼續失眠

熱愛失眠的人吧 你看,他又一次在陌生的城市 站起來。

〈非素食主義者的下午〉

〈蜀地小鎮〉

這一年冬末。桃花 早已衰敗多時。蹤跡全無 作爲歲月的補償 蜀地,陽光正醺。

不必翻山越嶺,已風塵滿身 小鎮於闐寂之中繼續吆喝的方言。 馬蹄得得的正遠 這一年,姑娘去往何處?

兜售涼粉的人漠不傷心,滿臉堆笑 小鎮,空留三樹兩行 斑駁的綠漆郵筒塞滿落葉 一次次眷顧的還有塵土

那匹晨霧中噴著響鼻的棗紅馬 她曾深秋時節在二峨山麓徘徊 梅花必是落滿了南坡

蜀地之信仍沒有下文 一襲綠衣正與樹影合一 仿佛正端舉一整個夏日的焚燒

你的聲音 "仿佛來自另一個塵世" 一個沒有落葉的南方城市 四季如暖棚的植物 這是一個下午,超市在高檔社區拐角處

魚已被扔放於案板之上 身體被活著切開,上下兩截仍在抽搐痙攣 魚眼瞪得更大,兩腮在費勁地翕動

對於我這樣一個非素食主義者來説 對於一個有著長年鄉村饑餓症的人來説 這個下午 第一次有了血腥味

我想知道

是哪個混蛋兩眼不眨地實施了這場酷刑 他沒有像其他同行那樣將魚摔昏在水泥地上再

動刀

他沒有像其他同行那樣用鐵釘的木棒擊打後再 動刀

他直接下了狠手 甚至還不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而是直截了當,一劈為二

希望他不是因為老闆不發工資而下了手 希望他不是因為失戀、失眠、陽痿早洩而下了手 希望他不是因為工作無聊一心想買 iphone5 而 下了手

只希望

他是一個個實實在在的冷血暴徒 在這個下午 他對一個非素食主義者也下了手

馮娜

1985 年生於雲南麗江,白族。畢業並任職於中山大學。著有《雲上的夜晚》、《彼有野鹿》、《尋鶴》、《一個季節的西藏》等詩文集多部,並在多家報刊辟有專欄。

參加第二十九屆青春詩會。獲"中國'80後'詩歌十年成就獎"(十大新銳詩人之一),"奔騰詩歌獎"、第十二屆"華文青年詩人獎"等各類詩歌獎項。

〈與彝族人喝酒〉

他們說,放出你胸膛的豹子吧 我暗笑:酒水就要射出弓箭…… 我們拿漢話劃拳,血淌進鬥碗裡 中途有人從外省打來電話,血淌到雪山底下 大兒子上前斟酒,沒人敎會他栗木火的曲子 他端壺的姿態像手持一把柯爾特手槍 血已經淌進我身上的第三眼井 我的舌尖全是銀針,彝人搬動著江流和他們的刺 青 我想問他們借一座山 來聽那些鳥唳、獸聲、羅漢松的酒話 想必與此刻彝人的嘟囔無異 血淌到了地下,我們開始各自打話 誰也聽不懂誰 而整座山都在猛烈搖撼 血封住了我們的喉嚨 豹子終於傾巢而出 應聲倒地

〈雲南的聲響〉

在雲南 人人都會三種以上的語言

- 一種能將天上的雲呼喊成你想要的模樣
- 一種在迷路時引出松林中的菌子
- 一種能讓大象停在芭蕉葉下 讓它順從於井水 井水有孔雀綠的臉

早先在某個土司家放出另一種聲音 背對著星宿打跳 赤著腳

那些雲杉木 龍膽草越走越遠

冰川被它們的七嘴八舌驚醒

淌下失傳的土話——金沙江

無人聽懂 但沿途都有人尾隨著它

〈春天的樹〉

氣溫升高時,它們就從籠子裡逃出來 鳥鳴穿梭不定 讓它們更加確信自己也有翼翅 又或者,它們著迷于一個少女在河邊的歌唱 開始模仿人類 直立著 摘掉圍巾、手套,捧出一件久遠的珍藏 一一如果樹木不只在春天喪失記憶 它將如期獲得每一年的初戀

當它們擁有了以忘卻作爲代價的戀情 才會思想雨水的去向 也才會聽見骨骼中有些並不屬於獸類的響動 它們計畫奔逃 卻感到大地的牢獄掌管著高處的閥門 還有躍躍欲飛的零件、匙扣 風將它們一再拆卸 它們相信那不是葉子,是一台新世紀的武器正在組裝

春天讓樹承受流亡者一樣的忍耐它們不再追溯腳下的含混之物 遠景也如明月倒懸 它們突然看見水流,一棵棵成形它們懷疑自己眞的交出了全部 結果變成了"樹"

〈柳丁〉

我捨不得切開你豔麗的心痛 粒粒都藏著向陽時零星的甜蜜 我提著刀來 自然是不再愛你了

沈浩波

詩人、出版人。1976年出生於江蘇泰興,1999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爲世紀初席捲詩壇的"下半身詩歌運動"的重要發起者。2004年,受邀到荷蘭與比利時舉辦專場詩歌朗誦會。出版有詩集《心藏大惡》、《文樓村記事》、《蝴蝶》、《命令我沉默》。曾獲《人民文學》詩歌獎、首屆中國桂冠詩集獎、第三屆長安詩歌節.現代詩成就大獎、第十一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詩人等。

〈奏鳴曲〉

每一次和你見面 都有一種驚心動魄的感覺 你的白髮提醒我 見一次,少一次 死亡伸出晶瑩的階梯

我艱難的吞咽你的白髮 試圖和你聊一些無關緊要的話題像在敲打一台老鋼琴

在燈光下 我覺得自己 像一個年輕的死神 腰裡別著鐮刀 死死摁住 你靈魂的黑鍵

聽它嘶鳴、咆哮 刮起風暴 仿佛葬禮正在舉行

〈城門河水流向海港〉

城門河水流向海港 波浪越過暮色 向前翻滾 比一切生命都健康,綿長

所有的生命都在流淌 青春追趕著死亡 新的生命,舊的生命 在翻滾中我們傾聽靈魂的合唱

我目睹你的靈魂 被吸進透明的漩渦 被粉碎,又被重新吐出 回到這條河流

我們都在這片波浪中 懷抱愛意,流向海港 愛只要發生 就永遠不會消逝

生命只要曾經存在 就永在流淌 我的靈魂像一條滑溜的黑魚 你的靈魂分散成

無數條細小的水藻 在時光的河床上搖曳 我觸碰著你破碎而紛散的靈魂 回憶你活著時的美麗容顏

花蓮、東華大學師生詩作聯展

<u>陳黎</u>

1954 年生,台灣花蓮人,台灣師大英語系畢業。著有詩集、散文集、音樂評介集等二十餘種。譯有《萬物靜默如謎:辛波斯卡詩選》,《普拉斯:精靈(完整版)》,《聶魯達: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拉丁美洲現代詩選》等二十餘種。曾獲國家文藝獎,時報文學獎敘事詩首獎、新詩首獎,聯合報文學獎新詩首獎,台灣文學獎新詩金典獎等。2005 年獲選「台灣當代十大詩人」。2012 年獲邀代表台灣參加倫敦奧林匹克詩歌節。

迷蝶記

那女孩向我走來 像一隻蝴蝶。定定 她坐在講桌前第一個座位 頭上,一隻色彩鮮豔的 髮夾,彷彿蝶上之蝶

二十年來,在濱海的 這所國中,我見過多少 只蝴蝶,以人形,以蝶形 挾青春,挾夢,翻 飛進我的敎室?

噢,羅麗塔

秋日午前,陽光 正暖,一隻燦黃的 粉蝶,穿窗而入,迴旋於 分心的老師與專注于課 業的十三歲的她之間

她忽然起身,逃避那 剪刀般閃閃振動的色彩 與形象,一隻懼怕蝴蝶的 蝴蝶:啊她爲蝶所 驚,我因美困惑

一首因愛睏在輸入時按錯鍵的情詩

親礙的,我發誓對你終貞 我想念我們一起肚過的那些夜碗 那些充瞞喜悦、歡勒、揉情秘意的 牲華之夜 我想念我們一起淫詠過的那些濕歌 那些生雞勃勃的意象 在每一個蔓腸如今夜的夜裡 帶給我飢渴又充食的感覺

侵愛的,我對你的愛永遠不便 任內水三千,我只取一嫖飲 我不響要離開你 不響要你獸性搔擾 我們的愛是純啐的,是捷淨的 如綠色直物,行光合作用 在日光月光下不眠不羞地交合

我們的愛是神剩的

獨裁

他們是任意竄改文法的執法者

單數而慣用複數形式 受詞而躍居主位

年輕的時候嚮往未來式 年老的時候迷戀過去式

無需翻譯 拒絕變化

固定句型 固定句型 固定句型

唯一的及物動詞:鎮壓

花蓮

以浪,以海 以嘿吼嗨,以厚厚亮亮的 厚海與黑潮,後花園後海洋的 白浪好浪,後浪,後山厚山厚土 厚望與遠望,以遠遠的眺望 以呼吸,以笑,以浪,以笑浪 以喜極而泣的淚海,以海的海報 晴空特報,以浪…

須文蔚

台北市人。現任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東吳大學法律系比較法學組學士、政大新聞研究所碩士、博士。詩人、報導文學作家。曾任《創世紀》詩雜誌主編、《乾坤》詩刊總編輯。創辦台灣第一個文學網站《詩路》,是華語世界數位詩創作的前衛實驗者。曾獲創世紀 40 週年詩創作獎優選獎,86 年度「詩運獎」、創世紀 45 週年詩創作推薦獎、五四獎(青年文學獎)、94 年度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著有詩集《旅次》、《魔術方塊》(遠流)、文學研究《台灣數位文學論》、《台灣文學傳播論》。編撰報導文學《那一刻,我們改變了世界》(遠流/第四屆國家出版獎入選獎)、《台灣的臉孔》(遠流/2013 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獎)、《烹調記憶》。

〈鯉魚潭〉

在春寒尚未散去的夜晚 我們悄聲辯論抒情詩是如何 以省略細節的形式 以沿襲傳統的意象 在不經意的一瞬間打動讀者 深怕山谷裡的回聲,驚醒 蜷臥的鯉魚潭

飄風挾帶驟雨敲打屋簷 有無數玉磬摔落室內遮斷話語 你突然流轉到霜寒的孤島上 把我們習於取暖的笑語當作魚餌 垂懸在江雪中 在春雨剛剛停歇的夜晚 我們悄聲用足音拍打堤岸 安撫長年困居在山谷中的潭水 冷雨沒有澆熄的螢火蟲 是故鄉派來的刺客 從埋伏多年的草茨中飄然現身 剖開我們埋藏整個冬季的心事

許多喧嘩翻飛的往事灼亮了更多螢火蟲 記得你伸手捕捉住一只光 久夢初醒的鯉魚潭波動起薰風 記得你解凍了的笑聲是 春日裡最美的詠物詩

〈料理〉

在刀光裡討生活,母親的江湖 從來就不在煙雨迷茫的江南

從來不上峨眉、武當、少林 堅信那兒的齋飯營養不夠 堅持日日與刀俎激戰 以內力震碎里肌肉的筋脈 屠龍刀將黃牛馴服成絲線 再偷偷加入祖傳配方,治療 一家人的空乏、上火、失戀與高血壓

母親總是一個人練功, 撈起 鮮魚一如打起水面悠游的落花 以治大國的雍容不輕易翻動魚身 再用乾坤大挪移把山產、雞蛋、新鮮蔬果 收納在牢靠的記憶體中,江湖規矩 先進先出,絕不食言

當爐火爆香蒜片,青菜正要下鍋時母親拿起空的鹽罐子叫著:「鹽啊!鹽啊!誰幫我去買鹽!」空房間模仿著她的聲音學語:「鹽啊!鹽啊!誰幫我去買鹽!」

母親只好偷偷滴下了眼淚 以孤單爲晚餐調味

阿流

張寶云,原名張梅芳 1971 年生,文化大學中文博士畢業。現居花蓮美崙,任教東華大學華文系。有學位論文兩册:《鄭愁予詩的想像世界》、《顧城及其詩研究》。曾與林婉瑜合編《回家一顧城精選詩集》。以筆名「阿流」出版過詩集《身體狀態》。目前熱衷研究奧修、唐望、賽斯、心咒、水晶玉石等。

〈怙〉

(在旁邊紀錄敗筆的 大概是神)

我遠離車陣 卻在海上遇見了你

有人發給我一疊帳單 我的頭髮白了

有人認眞練唱 直到末日 並且相信意義 我現在只能相信括弧 我越來越喜歡 走板歌謠

閃電裂解天空 像是不費吹灰之力

你裂解我 也不必幾秒鐘

〈石紋〉

有過片刻 時間寬宥我的任性 隨我拖曳在迢迢彼方 撿拾季後落下的楓葉

更多在彼方醒來的一刻 重回森林邊界 抬眼看殘陽 熠熠煇煇

我不知流浪的原因 我只見過無數流浪的臉容

〈火車過山洞〉

你要去哪裡? 我要到六十年前 通過隧道 到了到了 (有人按下播放)

你要去哪裡? 我要到上一次歷史的罅隙 是誰使它龜裂? 甲午回甲 (有人按下播放)

你要去哪裡? 上車上車 我正進入那黑暗 有一絲光線擾動 有一方氣息氫 有人正在咳嗽 請勿將頭手伸出窗外 (有人按下清除)

-- 2015 年寫於花蓮福町路舊鐵道上

〈要不要〉

青春已逝 我不再擔心 神的奪取

陳昱文

就讀東華大學華文所研究組,創世紀詩社同仁,曾獲《剧巴紀》八十年时吳,2014 慶为再平时入吳。

〈中山北路觀楓懷 NOORDHOFF——致羅慧夫〉

步行中山北路讀取楓樹的年輪探聽你的消息。 那年一位自美軍招待所走出的少女在樹下哭泣 葉片瞬間轉紅如火彷彿要燒燙她瞬間老去的心 你以愛作爲基地台成立生命線攔截死念

一九五九年你接獲神的留言 指引你搭乘「京士威爾號」航向福爾摩沙 自此黑潮是繫連你的鄉愁的電話線 幾次返美,你總透過波浪聽到島嶼的聲音 神如繩在你念禱詞的舌頭上 綁住英語,閩南語,阿美語,臺灣國語……

〈預備〉

——寄胡老師

年輕教師剛結了婚 組長依舊忙碌,校狗照樣撒嬌 在記憶的淺水灣,誰 在無風的下午,預備 下一次想起你

一片大葉欖仁葉無端飄落 週記正好寫滿第四頁 女孩的心事,冬天的體育課 綿密的紅豆湯正燉著。誰在 記憶的七星潭,預備 圍起情感,擁抱你

塵埃與葉慈 今日世界,塵埃 唯有幾本粵菜食譜,淡淡發亮 是你常翻閱著家的味道嗎? 尚有幾本品酒書,兀自發光 是松影常與你大口對飲嗎? 在煤灰飄揚的日子裡你無畏謠言,用手術刀精準地剖開醫界陋習路格瑞氏症襲身,擊不倒你你引進沙克疫苗,與彌平「紅白線」的刀法使島嶼對自卑產生觅疫力。對你而言所謂妙手就是讓擁有唇顎裂的觅寶寶們的笑容釀成春天的花香

一種溫熱地道的臺灣稀飯白是 你的醫袍是天使的羽翼 在彼時仍佈滿恐懼的白色天空中飛翔

誰,預備在塵埃的記憶 裡,哼著楚留香的鄉音

河山飄我影蹤 (今生是香港人或臺灣人?) 人生休説苦痛 (黑松打起點滴病於松線蟲) 獨行不必相送 (一闕賀聖朝留別在心中?)

啊花蓮的海浪如文法修辭律動 預備為你朗誦,朗誦你 預備在課上已詮釋過 的愛。松香,威士忌 黑板與漸白之髮茨 莫不是愛與詩

在記憶的陽光裡 走廊旁的木瓜樹正預備纍纍結果 女孩正預備走進你的教室 朗誦……

宋尙緯

筆名苗林。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創作組二年級,詩作散見於各詩刊,作品被收錄於 2013、2014

〈謊言的技藝〉

沒有人比他更了解 該如何使用謊言 譬如生活,他説 他認眞鑽營 對一切感到敬畏 他活在洣宮裡 每一個轉角都像 住著另外一個世界 他的歲月是純粹的 像一團火,熾熱地燃燒 他自己。像是一陣煙 輕輕地飄起,以爲自己 無所不能。就像神 爲自己戴上荆棘的冠 替自己製造傷痕 餵養牧者替自己看顧 那些流出的血 匯聚成雲的臉孔 「我想死了」他這麼説 像是磨利刀刃一般

〈歸處〉

有時候我傷心 坐在屋裡,像雨 落在木質的地板上 所有哀傷都落入縫隙 他在夜晚看著深淵 在深淵裡看著自己 他是一陣沒那麼乾爽的風 所有黏膩的鹽 都附著在他的身上 等待剝落,以爲自己 被光所包覆,像住在 光裡,但一切只是誤認

他刮下他人的鱗片 黏貼在自己身上 看見自己隱隱發著光 他歡喜地成爲獵人 獵取自己想要的聲音 像一隻鷹進在空中盤旋 他用各種語言編織自己的沉默 他的渴望被妥善的包裹 他成爲反光的鏡子 他碎裂成無數塊 他以爲自己在煉獄中 他看見自己 「我無法不死」他説 他誀咒自己的命運 他疲倦。他在暗處哭泣。 他燒毀自己的母音 他讓自己成爲母音 以爲這樣 就不用再説更多的謊

每一個底層都有你 潮濕的憂鬱。你學習 用不同的方式呼喚他 確切了解語言: 有其侷限。不像一陣風 吹過蘆葦時便了解命運 他彎得更低了些 更像低鳴,呻吟的獸 流下孤獨的血,聲音的淚

雨尖銳地擊打在我的身上

我一直在傷心裡 索性坐在屋裡一直看你 看著你像是我曾看過你 你在雨中看我 我們剛學會哀傷的字母 學會收納與整理 將所有木質地板——拆開 擦拭乾淨,再一一放置 風中的蘆葦挺立起來 看著我們,我們看著我們 擦拭完所有的哀傷 一切各歸其所 我們回到各自的屋中 回到各自的沉默裡 記得溫柔的事實 進入孤獨的夢境

<u>木瑕</u>

本名卓建甫,作品散見於衛生紙+、乾坤詩刊、創世紀詩刊。

〈矛盾〉

相會那瞬間

你在想什麼

我們都相信自己

是最銳利的矛

也是最堅硬的盾

所以試試

「試試吧?」

你對我這麼説

然而當我是矛

我減緩我的攻勢

當我是盾

我避開你的直接衝擊

我從不會對你説

「矛與盾

有一天會分出勝負」

〈拼圖〉

像對眼睛

缺了的兩塊空格一直看著他

像對眼睛

僅有的兩塊拼圖我一直看著

是對眼睛

〈流淚〉

這些淚

是為誰而流

若説是你

枯樹與落葉早該沒了關係

若説是我

沒有葉子的枝頭沒有傷口

若説是一種自然現象

「眼睛因爲長期缺乏一個人

會分泌淚水 1

在往後的實驗裡

讓假説如此正確

缺了的雙眼一直看著他

我一直看著他

我知道

我知道

宋玉文

本名劉玠旻。一九九二年生于台中。好燙詩社社員。園藝科轉入中文系。覺得輸家要比贏家更誠實更浪漫。

〈當我遇見妳時我們還在遠方 III 〉

如果我們擁有集體奔騰的本能 譬如剛結束的大遷徙

像新春,修剪發情的爪子

整個中國都在移動。

同時,在安徽到花蓮

我們約會

在鄉村裡的溫熱溫熱的

泉水

從泛白紅磚的皺紋

長出牽牛

自傲的長蕊,娉婷一隻翩翩之蝶

像北迴線的雜食動物

溫馴但不能輕浮

整個亞熱帶

讓我們可以在兩眼下塗兩條黑線

印地安印地安的

鮮豔鮮豔的

我的心是刺眼欲開的蛋黃陽光底舞姿

太陽給妳金髮,讓我舔舐光芒

如果我們擁有強大的適應能力

譬如花鱂科熱帶魚

發願要馬拉松的

皖江游到銀河

星星,你不過是銀河裡的卵石

只是石頭、只是反光

妳笑説

「這位先生,你也是,只是傢俱。」

一棵曾是亞熱帶老木因土地變更後工程鋸下製成的

只不過

陽光給我年輪,讓我光合作用

妳給我愛,讓我老去

林育德

1988 年生於花蓮。花蓮高中畢業,現就讀於東華大學華文所創作組。曾獲全國學生文學獎,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中央大學金筆獎,東華大學文學獎,花蓮文學獎,海洋文學獎。詩作選入凌性傑、吳岱穎合編《更好的生活》與吳岱穎、孫梓評合編《生活的證據:國民新詩讀本》。曾參與 2013 台積電「文學新星」作品展、2014 第十屆全國大學巡迴詩展、《創世紀詩刊》詩發現場特集、2014 年5 月號《幼獅文藝》「Youth-Show」。

〈補寫關於台北的家族史〉

一九九六:我目睹母親在鏡前落下一滴,關於父親即將遠調北城的淚,她還不知道,淚水要花七年才會落地。小學二年級的我,慶祝爸爸升遷的方式是多背了一組每個星期五清晨全家接力撥打的電話號碼「臺鐵·語音訂票·系統·您好——」,機器錄放的女聲溫柔,似乎不曾落淚,也不曾對手誤輸錯的代碼發怒當然也不會更顯熱絡或給予折扣,即使我們固定來電換回一張張三個半小時的車票,有時父親站著回來,無座加上彼時頻繁的誤點,我開始習慣一個男人,在遠方

二〇〇二:父親一年後才會帶回窩居在劍潭獨身宿舍的全部生活,重新入籍他一手建起的家。淡水線已經通車五年妻子的淚卻依然鹹澀未淡,而他直到兒子第一次叛逆頂撞才會發現。我開始讓電視陪寫國二的作業,睡前接兩通電話跟媽媽說學校如何樓下好黑想要養狗,跟爸爸說沒事我要睡了這一年母親也被調至總公司台北,隨即辦理離職,前後六個月還沒來得及跟上中山北路的行人步速,得先處理兒子不敢關燈而暴漲的焦慮與電費,我們始終忘了把訂票電話設成快速撥號鍵就像父親也忘了我又更像男人了些

二〇〇八:我換了第二間大學,受不了忠孝復興站轉乘的極長電扶梯,錯過去市政府跟家鄉的老同學一起跨三次年,偷偷在宿舍頂樓每天抽掉半包菸,遠眺二十歲的輕狂和憂鬱化爲插在城市裡最貴土地的那棟數字高樓:多麼巨大的中指。總是誤闖禁行機車道、錯上禁止通行的橋樑,罰單卻寄回兩個小時火車車程外的家,現在不賣無座票,落伍的人才用電話訂票父親跟我度過冰點,沒有誰去刻意加熱,只是放著退冰

二〇一四:因爲愛情重回北城,重新練習做一個可以微笑的人 我會帶情人去看:已經不符身分的兒童樂園、母親散步的六張犁、 發出腥臊的動物園,讓情人陪我在公館等公車,前往可能勾起菸癮的所有 地方,好吧也去看父親在行天宮旁的總部。我不屬於這座城市,但這卻是 台北擁有我與家族史的方式。這一次我將用愛慾解癮、書寫,補上 所有懸缺的年份……

〈未完成安魂曲——記早逝的天才們〉

如果有一個主題,關於:「快樂」 曾經我們都可以寫出極其自由的 詩,讓流動的韻律構成主幅 意象隨音節跳脫曲序、指向多處 繽紛與富有彈性的和聲,那必定是 極其自由的歌。——但我們卻再也不能了

某個時期來臨,新的樂派 興起,如一陣狂躁的旋風 典律與範式轉爲混沌,我們 與我們的作品成爲飄盪的葉 在風中被奪去純淨,不能抵抗的 只有跟隨。讓怪異的人生節奏 服務我們,而我們也服鷹於它

開始流行:漲破慾望的呢喃句式、 貪婪索求的自剖姿勢、無所不在 的小確幸、充氣的巨大獸像、以及 更多破碎的字符,更多閃爍的掌中螢幕

然後我看見許多的臂腿被一一卸下 不是因爲老去或失能,而是落伍 信仰在其中肢解,也肢解我們習練多時 關於古典的技藝。所有人都忙著讓新制的手足 慣習新的動作,那時還無人知曉 這都將成爲來不及感到哀傷的舞步 最終你們將各自往死亡收斂

離開只屬於那個時代的包廂,關上房門 有人曾以手繭在譜架上擦出傷痕,而我 哀傷地細數,一支支斷裂的影子,你們 沉默靜止,如零件停產而損壞的節拍器

一支支斷裂的影子,你們 沉默靜止,便是抵抗的所有

以力

本名許仟又,二十八歲以前自我定義混亂但總體範疇固定,二十八歲以後自我定義日趨簡潔而打破範疇邊界。二十九歲後懂得要用字來説話,不要再追求被叫做詩的形象。直到此刻,「表達」才從概念意義成功轉譯滲透進我的心靈和生命。

〈某天醒來以後〉

昨天晚上我列好計畫:

不能忘記的大事和馬上要來臨的小事

一個可以痛哭的地盤

愛人的健康

音樂會

論文期限和藝術生命

垃圾和內褲

今天

將要來安慰我的音樂會取消了

愛人的健康將花掉 擁有存款的幻覺

和遮蔽風險的安全感

我立刻喝掉兩杯咖啡

吃掉一包洋芋片 抽掉三根菸 決定好接受一切

陽台外盛放著我前天才接受的噪音

它們是有機的 每天都不相同

雖然

目前我看不出來

在廚房

我盡力拉直背脊 愛人的妹妹走進來 帶著善意和眞正的友愛

校正我

我們馬上聞到一股燒焦的味道 和幾個錯位的聲音

我不知道我的結構這麼脆弱 不過

她説服我留下錢 傳授了一些她照顧丈夫的策略 (還提供同情) 她很滿意

我再抽了幾根菸

迅速總結

死前的跑馬燈那種總結:

過去兩年

四面八方有過的震擾

任務總帳

心境

所有改變都可以稱爲進步的確

自我恭賀 人生來到這樣的承擔強度

還有密度

我非常確定這是

進步

亢奮地打開電腦準備演説 這兩年克服的苦難 (當然是苦難)

產生過的重大想法

(重大的)

再添加踏實的信心 新世紀的感激 還有我將征服一切的積極決絕 同時間

大拇指預感到某種老頑固的臭味 它激烈地抽扭痙攣 像甲蟲的腳被踩斷然後 我就餓了

暫時離開現場 去找有人煮好的麵 花掉鈔票 買桶裝水

(這種水上過新聞 它的 透徹 是人造投影,可是它 甜 比我們這一區所有燒煮過的水 都甜)

走路的時候我沒防備 大拇指的痙攣到處擴散 一個接著一個細胞大聲喊叫

説謊! 説謊!

那些勵志的鴉片 在我心裡

我又錯了 路上的車沒打量我

把水扛上十三層樓 活動結束的時候我萬分無助 呆站了五分鐘

現在我坐在這裡 寫這首詩 或這首不是詩

這是我第四個奮起的姿勢 2015.3.24

羅于婷

還在創作所練詩與習字。一直喜歡綠,喜歡質數,一直執著將詩用來備忘夏日。

〈折讓的歉意〉

在電影院裡討論一樁 謀殺案,卻對被剪掉的 情色鏡頭感到 「死是一個太過輕易的字眼 相較於高潮。」或者 我們説太過也總是太過 至少也太多。沒有感到什麼 的時候需要很輕的雷影 讓自己剛好記得 折讓的歉意。 穿脫另一齣默劇的台詞 澄清長成自己的嫌疑 從赴約開始疲於演出 日常的準備,畢竟 所有的散步都經過設計 活著還是被夢著的 我們,沒有獨自學會的 拆禮物、做愛和睡。

〈抄綠〉

天色多語,酒罐裡尚有餘霧 日常搖晃或許輕裂 溢落充足的笑意;紙盤間 遺留些許偶有的實情 繼續抄錄開始說事 「不過調我們成為過了。」 沾醬讓我們成為過過 清極的折角,佔位詩行的隱喻 機力,屢次錯濕的綠量開成緣 假使撑傘覓路是正經的

我們要先去討論關於彩虹的事要如同波西米亞人流浪,要緬懷希臘的古青春時期——認得蜂蜜的綠或酒色般的海。「別那麼快懂事,那麼慢捨得。」直到所有曠日廢時的親吻與顫抖,離開在哭的質數……

羅士庭

1987年生,花蓮人。現居高雄,鬻文維生;歡迎論斤秤兩,討價還價。

〈回函:致另一個宇宙〉

敬啓者:

來鴻悉析。信中提到幾點對於敝宇宙的疑問,承蒙見問 不揣簡陋,試回答之。

我們沒有專屬疼痛的哲學,但有累牘愚蠢的歷史。關於左的定義,請試著原地旋轉,直至暈眩——這就對了,我也正這麼做著——和過於巨大的尺度相較,方向僅可如此説明:渺小、無關閱旨微微致幻的歡愉

我們身處的行星變化無常,有一衛星環繞,比重介於

浮,與沉之間。

此刻我抬頭望見腎形的衛星——

「腎」是我們體內一種用以代謝以及排泄的器官—— 心中隱約有些傷感

「心」是我們體內一種用以代謝以及排泄的器官—— 但偶爾,它也溢出體外,例如此刻:它介於 浮,與沉之間。

請不要超越光速前來尋找。

重力、加速度,恐怕您將會經驗此刻我

望著腎形衛星的暈眩

我試著以相對論模擬您可能的經歷:

名爲青春期的第一節液態火箭脫離,而後全然岑寂

乾淨、安靜地失重

您開始尋找方向——我不斷試圖以語義混淆您放棄此想——

但本能、慾望驅使您回望

在稀薄的背景輻射霧中隱約發見:

心 —— 一種用以代謝以及排泄的器官

—— 使勁地擠湧溢出軌道之外

有些傷感,與微微致幻的歡愉